

同学会必然是鸡飞狗跳啊

【18】

本来以为这几天就要在家坐吃混死，结果一个高中同学会彻底打破了姜柔咸鱼的日子。

一开始，她是拒绝的。

后来听许晚说是宋岩组织的，并且在通知里申明，要带家属。

好家伙，她直接好家伙。

「宋岩那臭小子什么意思啊？不要脸到家了吧！」姜柔在电话里跟许晚抱怨。

「能有什么意思，可能……可能就纯粹想同学聚会呢。」许晚语气很低落。

虽然那件事已经过了好几天，可是比上这七八年的暗恋，伤口又岂是这几天就能愈合的？

「别去吧。」姜柔放低声音劝着她，如果宋岩真把女朋友带来了，许晚又何必去找虐？「同学会能有什么意思？真正关系好的也没必要靠同学会联系不是。」

「……」许晚不吭声。

「你不会，真的要去吧？」姜柔有点虚。

许晚过了好一会才说话，「他邀请了我，我……就想去看看他女朋友长什么样，到底哪里比我好，好让我自己死心。」

!!!

姜柔只觉得又好气，又好心痛这个傻子。

那有什么谁比谁好，看了又怎样，好不好，都只会让自己更生气啊。

傻子。

不过，她还是答应陪许晚去同学会，毕竟不想让那个傻子做出当场哭的难堪事情。

同学会定在周五晚上。

姜柔是在周五下午碰到李浔的。

她当时正提着一大包逛了一下午的战利品，踩着高跟鞋出现在古街的巷口，然后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迎面走来。

她当时远远看见一个穿着球服的男孩，多留意了几眼，心想这身高，这比例，脸肯定差不到哪里去。

结果一走近，傻眼了，李浔？

他手里拿着一个篮球，看起来像是刚打完篮球，头发有些湿，手臂露在外面，还挂着层层细汗。

他不算太壮，但是手臂还是能看到肌肉的轮廓，陪着那细汗，啧啧……

姜柔心猛地动了一下，第一次意识到那个邻家弟弟长大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自己？

姜柔脑子有些混乱，故意放慢了脚步，然后下一秒，他将挂在耳边的口罩戴了上去，然后放在手腕的衣服也穿上，只剩下一双眼睛与她对视。

那一刻，姜柔心底极其不舒服。

碰到她就戴口罩穿衣服什么意思？

防狼呢！

怕她觊觎他的美色还是什么？

拽什么啊，小破孩！

在要靠近的时候，他微微有些侧身，低着头，像是躲着她。

她更气了。

她突然就偏想要逗他，估计往他的那边走，让他避无可避。

「李医生，好巧啊～」姜柔故意站到他面前挡住他的去路。

李浔低下头，看着她，目光有些闪躲。

「嗯」他好歹嗯了一声，显然不想跟她有其他继续的话题。

夕阳西下，照在李浔身上，他的影子把她完全覆盖住。

怎么这么高了？

姜柔绞尽脑汁终于想起点什么，抬眼与他对视。

「对了我想问，我第三次治疗预约在什么时候啊？怎么医院没有打电话通知我？」

「……」李浔觉得她多少有点无理取闹了，「打了，你电话打不通。」

「打了？」姜柔皱着眉头，她怎么不知道，「可能我在深山，信号不好，所以，李医生你留个微信给我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

李浔有些想走，倒不是因为她的话，而是，他身上有些不舒服。

他叹了一口气，「去医院预约吧。」

!!!

姜柔真不高兴，他怎么这么无情，留个微信很简单的事啊。

「李浔！你很讨厌我吗？为什么不给我微信号？我像那种随时骚扰别人的人吗？一件简单的事你非要搞得这么复杂，做的这么绝吗？」她多多少少有些忍无可忍了。

她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冷漠的待遇。

哪个男的见了她不是热情又主动。

唯有他，唯有他！

杵那像节木头，还是永远点不燃的那种。

李浔盯着她，看见她的愤怒，欲言又止。

但身体的异样让他觉得在这个时候跟她纠缠很不明智。

「我没有微信」

他坦白，他都是直接电话，没有下载微信的习惯。

！！

震惊！

姜柔觉得他就，撒谎的很离谱，什么年代了，没有微信，骗鬼呢！

「李浔，你真没必要这样，不想给就算了，说什么没微信。我承认，高中那会我就一年幼稚无知故事会看多了，被无脑小说毒害了，被热血冲昏了头脑，你不会觉得都过了七年了，我还会

缠着你吧？还有啊，讨厌我为什么给我治疗？还两个月，你这倒又不怕我缠着你了？」

！！！！

这下换李浔震住了，他皱着眉，层层细汗往下掉。

他愣了好一阵，思绪很乱，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是深深地看着她，有些烦躁。

缓了好一阵，他才说，「作为医生，我应该给你治疗。」

姜柔直接气的暴走，看看他，都说的什么话。

看他酝酿半天，以为他良心发现，结果，又是一句无情的，应该治疗的。

感情他的本意是不想给她治疗，但是没办法，才勉强为之啊。

姜柔握紧拳头，瞪着他，「既然李医生这么勉强，早说啊，我换个医生不就行了。」

李浔听着她负气的话，胸口有些呼吸不畅，头皮发麻，却不知道如何解释，她好像误会了。

「那祝李医生前程似锦，前途无量吧，再见。」

姜柔咬着牙说完，往旁边跨了一大步，仰着头就走了。

只是因为过于气愤，刚跨出一步，脚下一滑，她整个人猛地往地面砸去。

!!!

完了，想着立马要被摔成狗吃屎的自己，她简直就要社会性死亡了。

出于本能，她伸手就想去抓东西，本以为都是徒劳，还不就抓空气，结果——

抓到一只温热的手？

谁的手？

她愣住了。

抬头，便看见他低着头看她，而自己抓的除了他还能有谁？

后来她冷静下来回忆这一幕都觉得李浔这人反应快速的变态，他是怎么抓住背对着他的一只手的？她走的时候他还背对着她啊！

真够玄乎。

就像是后脑勺长了一双眼睛一般的玄乎。

姜柔重心还不是很稳，被他抓住一只手，另一只手就条件反射的去抓他衣服。

这不抓还好，一抓抓住衣角，哗——

她像个流氓一般将他衣服几乎扒下，漏出了肩膀和胸前的一大片……

她调整好自己的重心时，整个人都要扒他身上，然后就看见他暴露无遗的一片春光～

真白！

啧啧～

「能自己站好吗？」清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打破她欣赏美好事物的片刻。

「不能。」她顶了他一句。

李浔皱了皱眉头，黑着眸子，任她拉着，没动，不敢动。

「自己站好。」他叹了一口气。

看着他黑脸，她又开始口不择言，扬了扬嘴角，「李医生你好奇怪，情书是你先写的，现在连我的手也拉了，怎么又不承认？又不想负责？」

听到这，他立马抽回了自己的手，将她扶正，然后拉上自己的衣服，把自己盖地严严实实。

「我那是……」为了救她，她怎么还……他有些被她气到，黑脸。

她总是这样，喜欢肆无忌惮，逗他。

李浔气得脸有些微微泛红。

姜柔本来内心还有气，看见他渐渐红了的脸，又忍不住想笑。只是目光停留在他脖子上的时候，她皱了皱眉头，那里白皙的皮肤上有一些小红点。

她想起他刚才肩膀和胸口似乎映入眼帘的也是一些小红点，她刚才那瞬间还怀疑是不是自己看花了。

现在——

她没忍住，又拉开了他盖上的衣服。

然后一大片红色的小点点震惊了她。

「你……」李浔真是觉得她太随便了。

她对每个男生都这样吗？光天化日下扒别人衣服？

「你身上怎么了？」姜柔手指点了点他脖子上肩膀上的小红点，有些担忧。

「没事。」李浔又将自己衣服拉上，不想被她看见。

「没事长这么红点？你生病了？」姜柔逼问他。

「有点过敏。」李浔弯下腰，将她散落在地上的纸袋捡起来，塞她手里，拉了拉衣服不准备跟她继续聊。

因为身体实在有些不舒服，刚才发生那些事，他差点忘记这件事了。

「过敏？什么过敏啊？」姜柔不依不饶，自然而然拿过纸袋，又跟上去，逼问他。

他猛地停住脚步，低头看了她一会，又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你没必要知道」

「不是，你这人，我不是关心你吗？你真是……过敏会不会死啊？」她绝对的，口不择言，说完就觉得有些晦气，立马闭嘴了。

「不会。」李浔最后望了她一眼，抱着篮球，转身离开。

走了好一段，他心里才默默地念了一句，「狗毛过敏会死，那我早就死了千百回了。」

姜柔看着他走远了，心里闷闷的，只好拿着东西往家走。

只是走着走着，脑海里全是他手心的温度。

MD，魔怔了不是？

她锤了锤自己脑袋，让自己别去想。

一个对自己避之不及的人有什么好惦记的？

况且他自己还是医生。

【19】

李浔回到老宅，坐在院子里涂药。

刘姨在一旁打扫卫生，看了一眼满身红点点的李浔，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少爷，你这经常过敏会不会对身体不好？要不你以后少来这，尽量别跟小姜接触了。」

刘姨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李浔握着棉花签的手顿了一下，沉思了片刻又埋头涂药，

「没事，那天不小心抱了它，没抱它的时候还好。」

他看了一眼四仰八叉躺在阳光下酣睡的小姜，语气温柔又无奈。

「哎，你这孩子」刘姨皱着眉头，「搞不懂，你明明对狗过敏怎么还那么喜欢养狗？老爷以前也没阻止你。」

「……」提到老爷，两个人都开始沉默，气氛有些沉重。

李浔埋头涂药，心里却想到了另一个人。

那个抓了自己手，还把自己差点扒光的人。

她脾气怎么那么臭？

整天就像一只伸长了爪子的猫。

想到牵手——

他的手心还在微微发汗。

她的手好小，好软。

张牙舞爪的手怎么会如此乖顺？

女孩子的手都是那样的吗？

可是她好像每次见他都好生气，她那么生气，为什么总要来招惹自己？

想到这，他胸口有些闷闷的。

「少爷，我昨天打扫你的房间，小姜调皮把你书房里的箱子信封全拔出来了，弄到地上了，我给你收到纸箱里了，放你书房了，我看都是些空白的信封，有的都泛黄了，还要吗。」

「别动！」李浔打断刘姨的话。

刘姨被他这么激动的声音吓得愣住。

有些懵。

「没动，都放在你书房了」

她不懂，少爷怎么紧张起那些信封了。

都又老又旧啊，还没字。

「好～」李浔冷静下来，尽量平复内心的不安，过了会他又说，「刘姨，以后书房我自己打扫吧。」

刘姨更疑惑了。

还以为自己不知道哪里做错了惹他不高兴了，脸色有些差。

「我没动你书房的东西。」她尴尬地解释。

「我知道。」李浔抬头望着刘姨，内心有些愧疚，不该反应这么大，毕竟爷爷在世的时候，刘姨就在他们做家政了，她不仅仅是家政阿姨，也算得上亲人了，她每周一到周五过来喂狗打扫卫生。周末，李浔自己过来喂狗，一般两人很少碰面。

他不是个健谈的人。

李浔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别让刘姨多想，可是，他在表达这方面真的，过于欠缺。

「那今天卫生也打扫得差不多了，小姜吃得我已经放在冰箱了，少爷你的晚饭我也放在冰箱了，我还有事我就先回去了。」

刘姨显然心情有些不好。

李浔想挽留，可是话到了嘴边，只说出一个好字。

看着刘姨脱下围裙，开了老宅的大门，又轻轻合上门，最终只剩下他和熟睡的小姜，他内心有些落寞。

老宅真的好大，他呆呆地坐在院子里，守着小姜，夜色渐渐黑下来。

最终只剩下月光下他拉长的影子和小姜的影子相伴。

「呵～还挺漂亮。」姜柔看着圆桌前宋岩那对璧人就那么当着同学们的面腻腻歪歪，心情就不爽。

她伸手，在桌下拉了拉许晚的手。

「还吃吗？不吃我们现在就走。」姜柔脸上挂着笑，轻声在她耳边咬牙切齿地问。

「吃。」许晚埋头吃饭，脸上仍挂着「轻松」的笑。

「吃？」姜柔败了。

她没想到许晚这个娇滴滴的小女生如此倔强，面对如此虐狗的场景，像那战士一般屹立不倒。

可恨的是，宋岩找的女朋友真的，为人温和，长得乖巧，惹人喜欢，她姜柔，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对着如此一张单纯的脸蛋竟然下不去手。

刚才见第一面，姜柔损人的话都准备了一箩筐，结果女生跑过来娇滴滴的叫姐姐，还说经常听宋岩提起自己，说她性格好？待人友善！一见面就有亲切感？

都什么鬼啊？

一顿糖衣炮弹下来，她硬生生地把那些话都憋了回去，最后就这么还坐了同一桌。

苍天啊！

许晚又喊也喊不走，吃顿饭完全就是折磨。

「姐姐，宋岩说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人追他，你知道是谁吗？」

姜柔正在炸毛的玩手机啊，那周柳儿这么一句话，把她整得毛都立起来。

说完，整桌人都起哄地对着宋岩。

「你家哥哥以前可受欢迎了」

「是啊，桃花运多的让人羡慕」

「还有人给他写情书……」

.....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气氛搞得热闹非凡。

姜柔瞟了一眼身边的许晚，虽然她看起来还算能坚持住，但她嘴角明显有些抽抽了。

这群人真是哪壶不该提哪壶。

她伸手又去抓许晚，结果，刚伸过去，就被许晚死死抓住了。

她在紧张，手心有汗。

姜柔担忧地看着她。

简直快气炸了。

「宋岩，你这么受欢迎啊，那我可得好好抓住了。」周柳儿柔柔地说，说完还往他怀里靠。

靠！

姜柔真是，真想自戳双目。

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桌子下用手安慰下许晚。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别听他们瞎说」宋岩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说这话的时候都还挺正常，只是他的眼神怎么总往这边瞟？

？

然后接下来，姜柔更是懵逼了。

周柳儿问他，「都有谁啊，给你写了情书？哥哥你告诉我好不好。」

完了。

听她说完，姜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结果下一秒，整桌人，包括宋岩，目光全在她身上了。

「不是，你们看我干吗？」姜柔被他们的目光搞得头皮发麻。

「姜柔，你别不承认啊，当年你给宋岩递情书，我们可都看见了。」一个男生坏笑着说。

说完几个男生又在起哄，气氛又掀起一波高潮。

！！

姜柔知道他们说的是啥了，就是那次，姜柔帮许晚送情书给宋岩。

她本想脱口而出，否认，可是突然想到许晚，她放弃了。

误会是她写的也好，总比许晚现在再承受一次打击好，如果那样简直就是在许晚伤口上撒盐。

姜柔突然就笑了，瞪着几个男生，懒着声调道，

「看看你们这些学渣，但凡把这八卦的记性用到学习上清华北大还用考？」

姜柔啧啧两声，端起面前的啤酒，仰头，喝尽。

又说，「当年那不是年少无知不懂事嘛，小妹妹别往心里去啊，我看着你和我们宋岩班长还真的挺配，郎才女貌，天造地

设，这杯我敬你们百年好合啊。」

给自己满上酒，她又仰头，灌了一杯。

「姜柔～」宋岩微微皱着眉，担忧地看着她，想阻止她。

他其实知道那封情书不是姜柔写的，他也知道为什么姜柔要揽下这件事，他只是有些不忍心她这么喝。

桌上其他男同学，见她这样喝，也有些觉得玩笑开过了，面面相觑。

「诶～班长」姜柔喝完第二杯，笑着看着他，心里有些事，憋在心里难受，于是又说，「这一杯我敬你，单独敬你，你们看，我们班长，年少有为，青年才俊，爱情事业双丰收，要我说学霸就是学霸，论聪明才智，论商业手腕，论人际交往，几手抓，手手都能抓住别人要害，咋们这种学渣还是败得一塌涂地哈～」

说完，她举杯仰头，又将第三杯喝尽。

「姐姐，原来你真喜欢过宋岩啊」周柳儿见她喝完依旧是一张单纯的笑脸，纯情又天真，谁看了不说她毫无心机呢。

「害，小妹妹你就不懂了，写情书也不并不是非得喜欢才能写的，我当年也就想练练字」想到一些事，姜柔心里有些难受，「不瞒你说，我当年也是收到了情书的，但写情书的那个人并不喜欢我，这事，我没骗你，全校都知道，你问问他们。」

姜柔自嘲。

气氛一下子，死寂。

「姜柔～」许晚拉了拉她的衣袖让她别拿自己开玩笑。

这样的玩笑对别人来说也就是玩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致命伤口。

如果姜柔是为了她才又提起此事，她又怎么过意得去。

「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吧」从上桌子后就一直沉默的许晚突然提议。

大家先是一愣。

而且又纷纷附和。

「好啊好啊」

「这有啤酒瓶，就用啤酒瓶来转」

「对啊，大家这么久没见，都来吐露吐露心声。」

「哈哈哈哈」

.....

气氛终于被打破再次变得活跃起来。

「我先来吧。」许晚站了起来，主动转瓶子。

透明的玻璃瓶子在桌子上快速旋转，十几双眼睛都警惕地盯着那玻璃瓶子，就怕那瓶口最后转到自己的方向。

姜柔也坐下，三杯酒下肚，但也不是很晕，只是有些微微发热。

她盯着许晚，不知道她到底想干吗。

不过此刻，姜柔打定了主意，许晚干吗，她都陪着她，陪着她疯，陪着他们闹没什么好丢脸的。

青春嘛，要疯一次才能彻底画上句号。

随着声音越来越小，瓶子渐渐放慢速度，停下来。

最后瓶口指向了宋岩女朋友周柳儿。

「啊，怎么办？」周柳儿惊慌的扎进宋岩怀里，一脸委屈抹模样。

看得姜柔都急忙去看了许晚一眼，发现她还算正常才收回目光。

「你选一个吧，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宋岩把她从怀里推出来没什么情绪。

她为难地看了一圈，然后娇滴滴地说，「那我选大冒险吧」

「你们说吧做什么？」宋岩问大家，语气里却暗示大家不要太过分。

「……」桌上的人有些不想吱声。

姜柔觉得真没劲，选大冒险，算什么英雄，周柳儿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来他们的同学会，还是第一次以家属身份见面，大家怎么好提过分的要求？

「你们说吧，我肯定做。」她一脸笃定。

笃定大家不会为难她吧。

姜柔怎么就觉得有些气呢，虽然她看起来是挺无辜的，自己这样想有些莫名其妙的，但就是不爽。

大家依旧推脱，不吭声。

眼看这大冒险就要出师不利，姜柔突然就出声了。

「那这样吧，你就敬我们主持人三杯啤酒吧，第一次见面，你又叫我们姐姐，敬几杯酒不过分吧。」姜柔指了指许晚。

心想，这再怎么说也是你现任的备胎，为别人做了嫁衣，讨几杯酒喝总算是捞回一些。

「这个不过分，啤酒没什么度数」

大家都觉得可行。

宋岩却暗了眸子盯着姜柔。

「她是女生，不怎么喝酒的，我替她喝」

「别～」姜柔打断他，又来演什么情深？「班长，你带许晚出去应酬的时候怎么没把许晚当女生啊，她还替你挡酒你忘了？不是吧，自己女朋友就舍不得了，你这是玩不起啊」

此话一出，信息量太大，大家都面面相觑，眼见宋岩的脸黑了又黑，姜柔满意的给他女朋友把酒倒上。

「来吧，妹妹，快敬敬你姐姐」姜柔笑着指了指许晚。

许晚倒是没吭声，表示默认。

周柳儿表情一瞬间有些僵硬，不过几秒又恢复笑脸，「可以啊，不过姐姐也得陪着我喝三杯呀，要不然我一个人喝好没劲。」

「可以。」许晚突然就开了口，然后弯下腰就去拿啤酒瓶，准备给自己倒酒。

姜柔担忧她酒后控制不住情绪，会丢面子，一把夺过酒瓶，往自己酒杯满上。

「姜柔～」许晚愣愣地看着她，伸手想拦住她，让她别冲动。

「没事。」姜柔轻声说，按下她的手拍了拍。

然后又端起酒杯，朝着那女生，「妹妹，你姐姐她呢，今天有些不方便，我就不同了，你想喝多少我都陪你啊，你快敬酒，我口干得很。」

!!!

整桌人觉得气氛明明很热闹，但又觉得哪里有些怪异，具体哪里怪异又说不出，就这么起哄看着两个女生你一杯，我一杯，喝了三次。

「行，下一个。」姜柔放了酒杯，就不再鸟她。

按照规矩，这次是那个女生转瓶子。

她站起来，转的极轻。

然后，瓶子一下子就停在了许晚面前。

姜柔一瞬间有些气愤，又不好发作。

许晚倒是像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姜柔手机都不玩了，心烦。

「姐姐选什么？」周柳儿三杯酒下肚脸有些泛红，一双无辜大眼盯着许晚。

「真心话，问吧」

姜柔一看许晚连挣扎都没挣扎一下，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

果然——

「那姐姐说一个学生时代暗恋的秘密吧。」周柳儿故作轻松的「随便」问了一个。

姜柔想着，还哪里是随便一问，简直就是有备而来。

她发现自己轻敌了，竟低估了面前这柔柔弱弱的小美女。

句句戳心，针针见血。

姜柔抬头去看许晚，看见她嘴唇动了一下，姜柔心疼的，拉了她一下，摇摇头示意她随便瞎扯一点，或者干脆不说。

结果，下一秒——

「送给宋岩那封情书是我写的」许晚握紧了拳头，顿了一下，鼓足勇气，转头盯着宋岩，「我胆子小，我怂，是我让姜柔帮我送给你的，你不是，也知道吗？我有署名的。」

！！！！

这下子整桌子人都兴奋起来了。

这巨大的反转，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周柳儿却显得非常淡定。

她早就听过一些许晚与宋岩的传闻。

甚至上次宋岩出差的时候和自己吵架，她就察觉一些异样。

一打听竟然出差一起去的就是许晚。

虽然那一次吵架结束于她主动去了他出差的地方，主动找了他，两人重归于好。

但是，她还是不安。

因为不安，才会来这次同学会，她想见见那个叫许晚的女人。

周柳儿一瞬间又戏精上身，皱了皱眉头，扑到宋岩怀里，「宋岩，是这样吗？」

宋岩开始有些坐立不安了，根本不敢直视许晚的眼睛。

过了半天才嗯了一声。

许晚听到他那声嗯突然就笑了。

看吧，他什么都知道。

他明明就知道那封情书是自己写的，却不回复。

不回复还继续和自己做朋友，当成什么的都没发生过。

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他，他还做那些暧昧的事让自己误会。

明明有女朋友，还在喝醉酒后说自己一个人好孤单，想要有人陪。

她缓缓坐下，想着，笑着，笑着笑着，就哭了。

揪心。

姜柔看不下去了，脱了外套，罩她头上，然后站起来，举起一个啤酒瓶。她真想向宋岩砸过去。

人的一生谁还没喜欢过一个渣男？

哭，并不可耻。

但，骗人，搞暧昧，弄备胎，就够无耻。

自己的姐妹哭得这么厉害，她此刻只想弄死那渣男，即使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让他好过。

她缓了一下将举起的酒瓶又放了下来，最后放在桌面上说，

「她身体不适，这次我来替她转。」姜柔不等大家同意，随便转了一下。

酒瓶方向没有按照她的意愿指向那个人她有些毛躁，直接把瓶口掰到朝向宋岩。

大家被她这骚操作震惊到目瞪口呆。

只听见她说，「该你了宋岩，你若选大冒险就把许晚买的那两张你和你女朋友去看的演唱会门票钱当场捐给微信水滴筹，你若选真心话……」她顿了一下，「那你就给同学们传授一下，论有女朋友还占着备胎的五千字心得体会吧」

姜柔语气坚定，毫不退让。

整桌人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嚣张，任性，霸道，一点都不退让的模样。

都被吓得够呛。

当然还有被这其中的弯弯绕绕，惊得对宋岩刮目相看。

气氛又开始死寂。

宋岩低着头，面对女生质问的目光，他半天也没抬头。

「姐姐，什么叫占着备胎，自作多情也算别人占着吗？」周柳儿突然问姜柔，目光却是盯着许晚的方向。

!!!

姜柔炸了。

她给自己满了一杯酒，仰头，一饮而尽，低声问，「宋岩，是这样吗？你是不是男人？你自己说是别人自作多情，还是你 TM 到处留情？」

她气得想爆粗口。

若不是许晚还在，她不想让许晚太过难堪，她现在可以立马可以冲上去跟宋岩打起来。

「对不起。」沉默的宋岩终于叹了一口气，泄气的低头认错。

「没关系……」许晚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衣服拿来，就那么哭花了脸面对着大家，极为勉强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姜柔我们走吧。你们慢慢吃。」

她站起来，拉着姜柔。

姜柔咬了咬牙，却是不走。

「谁要你对不起？」姜柔质问宋岩，「你没有资格说对不起，我告诉你从前没有以后更不可能有。」

说完拿起一杯啤酒，直接从宋岩头顶倒下去。

冷冷地说，「演唱会门票得钱你们自己留着吧，就当许晚送你们结婚的份子钱啊，你们一定要！白头偕老！」

说完，姜柔拎起包，拉着许晚转身离开。

一路上，许晚都在哭。

姜柔被她弄得心烦意乱，最后两人去买了啤酒，坐在街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哭吧，为了那喂了狗的青春最后哭一次。」

这一晚，两人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姜柔回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飘的。

然后许晚明明把她送到家门口，姜柔却在她走后，拖着身子歪歪倒倒地往李浔家走去。

【20】

痛～

好痛～

她放弃挣扎，瘫了。

再也不宿醉了。

若不是烦人的手机铃声，她真想睡到天昏地暗。

姜柔抓狂地从被子里面伸出一只手，沿着床沿一寸一寸地移动。

直到摸到一个手机形状的东西，一把薅进被窝，半眯着眼看消息。

「震惊！」

「震惊+1」

「震惊+10086」

.....

啥玩意？

姜柔定眼一看，这不是昨晚刚建的同学群吗？

一个个，大清早震惊毛啊，震惊？震的她梦都散了。

她揉了揉又沉又重又痛的脑袋，本想直接关掉，好奇心又促使她把聊天消息往上翻。

结果翻得手都痛了，也没看到大家在震惊啥，大家一个劲地狂欢，起哄，消息源源不断。

她挑着看，看了个大概，大概就是昨晚她和许晚走后，那群同学还在继续真心话大冒险。

估计说出了什么震惊的惊天大秘密，有人把秘密发到了群里，所以，一些昨晚错过消息的人，一大早看到就在群里炸群。

「那眼镜男看不出来啊，平时弱的像只鸡，竟然敢写情书。」

「是啊，平时话都不敢说一句，老子以为他是哑巴」

「没想到啊，胆小如鼠的人竟然敢给我们班的大美女写情书。」

「以前见他跟女生说话，脸红的差点背过气去，这样的人竟然敢偷摸着给我们都不敢追的人写情书」

「他写就罢了，还去买别人的字帖印着写也是变态。」

「可不是吗，害得姜美女去死缠烂打李浔一年，我们就说李浔怎么可能给姜柔写情书嘛。」

「门口那大爷也是绝，找准了门路，知道李浔的字受欢迎直接印成字帖拿出来卖……当年也不知道多少无知少女收到了类似李浔字体的情书」

！！！！

看到这……

一道闪电从姜柔头顶劈下来，她觉得心脏都骤停了，不能呼吸了。

往事如同电影快进迅速从她脑海刷刷滑过。

她人没了。

情书不是李浔写的？是班里那个眼镜男买李浔字帖写的？

她感觉灵魂都被这「震惊」消息炸没了。

她在床上静默躺了大概 5 分钟，双眼望着天花板空洞无神，身子有点轻飘飘的，脑子极其混乱。

所以，她一直以为的，李浔给自己写情书，他喜欢自己，但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个巨大的乌龙啊。

天啊！

那一年，她因为那封情书，天天堵他，戏弄他，就差没逼着他屈打成招了，现在想想，简直就是无地自容啊。

难怪他觉得她是神经病。

难怪他那么讨厌她。

难怪他永远没有回应。

是她面对自己这样一个无理取闹，疯疯癫癫的人也怕是避之不及，喜欢不起来吧。

啊啊啊啊，她死了。

缓过这 5 分钟，她更震惊了！！！！

！！！！

这天花板，她怎么不认识？！

姜柔皱起眉头，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被子。

麻蛋！

这被子她怎么也不认识。

她拼命地回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看到床头柜上的一个全家福相框。

她魂没了。

李浔！

这是李浔的房间！

她猛地掀开被子，结果——

「咚咚」两声清脆的敲门声震得她连滚带爬掉到床底下。

「还没起床吗？」清冷的男声在屋外响起。

这声音，不是李浔是谁！

哭了 T__T。

姜柔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低头摸了下自己身体，衣服还在，完好无损，小说里的剧情那什么酒后乱……来，竟然没发生？

她拍了拍胸脯，一时间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失落。

高兴的是，还好自己没有乱来把李浔给扑倒了！那样她真的罪过大了。

失落的是……她一个大美女，醉成这逼样，那个冷面男竟然坐怀不乱？他还真是冷静自持到变态！

姜柔捂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她还没想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出现在李浔家，还是大清早，但不用想肯定是自己做的蠢事。

刚刚才看到那个劲爆消息，他若是进来，她该怎么面对？

她现在就真的毫无立场，羞耻的不敢见他。

所以装睡是最好的。

「……」屋外传来一声叹息，紧随而来的是轻轻远去的脚步声。

他走了。

她松了一口气。

结果一口气还没松到半分钟，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挤开了门缝，朝她的方向奔来。

「小姜～」门外传来压低了声音的斥责声。

碍于她在里面，外面的人脚步停在门口，未踏进房门半步。

姜柔猛地盯住眼前这只黑漆漆的柯基。

似曾相识？

小姜也歪着头盯着眼前的女人。

一人一狗就这么静默对视。

「小姜～出来！」屋外李浔的声音显然有些发火了，但好像是怕惊扰了屋里的人，在极力压抑，所以有些哑。

「小姜？」姜柔嘴角十分不屑地勾起，看了一眼屋外，又看了一眼面前的傻狗。

翻了个白眼～

她要吐血了。

「嗯？」小姜发出一声呜咽，头歪得更厉害了。

它显然也没有料到一个陌生的女人竟然会出现在主人的房间。

眸子里透着纯真的疑惑。

姜柔突然就被气笑了。

也不知道是被这狗气的，还是被自己气的。

上次在学校操场碰到这傻狗，她就奇怪谁会用小姜命名啊，是不是跟她有仇啊？

她后来觉得自己想法无聊，一条狗而已就是巧合罢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狗竟然是李浔的。

他是有多讨厌她啊，才会用自己名字给狗命名。

他是有多厌恶她才会把她送他的狗炖了，转眼去养了另一条柯基，以她的名每天这么叫着？

她觉得自己或许真的以前有不对，不该因为一场乌龙对他死缠烂打。

可是，她再有错，不至于用一条狗来天天提醒他的讨厌吧。

小丑竟是她自己？

这么多年，害，她干的都叫什么事啊！

太失败了！

一件件事折磨得她好难受。

她忽然就站起来，拿了手机，仰望着天花板，鼻子控制不住地有些酸。

李浔一直站在门外。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小姜才屁颠屁颠地跑出来，最后还一屁股把门撞得老开。

「小姜～别闹」李浔又急又气，侧着身，伸手去关门，手停在门把上，眼角余光往屋里瞟了一眼，才发现屋里哪里还有姜柔的影子。

心有些空。

然后，他的目光落到窗台那扇敞开的窗户，眼神很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怎么还是改不了翻窗的毛病。」

小姜还不懂主人在跟谁说话，歪着脑袋看看李浔，又看看窗户，一脸懵逼。

他没有再把门关上，而是缓缓走到床边，把她弄成一团的被子轻轻叠好，又将她穿了的拖着放到鞋柜。

然后一个人坐在床边静静发呆。

想到昨晚她来找自己的场景，他至今心情不能平静。

他仰着头，有些气，又有些恼。

只是气着，恼着，突然就笑了。

做了坏事就逃，不愧是她。

她倒是惹了他就跑。

却不知，搅得他平静的湖水再也无法平息。

【21】

姜柔几乎是踉跄着狼狈滚回家。

只因为回来的路上，昨晚的一幕幕如奔腾的潮水涌入她脑海。

昨晚她对他做的事，用四个字形容就是，

罪不可恕！

回到家，她用被子捂住自己的脸，缓了好一阵缓不过来，只好给许晚语音通话。

吧啦吧啦说了一个小时，说到最后，她气都被抽干了。

挂了语音通话，她又毫无灵魂的在床上躺尸。

「所以你半夜去砸别人的门，还吐了别人一身？」许晚简直要被姜柔笑死。

她知道姜柔大胆，但没想到这么大胆。

喝得这么醉，几乎人事不省，还跑去招惹人家李浔。

「对啊」姜柔回了两个字有些生无可恋。

李浔有洁癖啊。

她虽然记不起来他昨晚的表情，但她记得他可能刚洗完澡，穿得是浴袍。

他一开门，她就那么扑他身上，口口声声责问，「李浔，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占着好几个备胎啊，你是不是不止写了一封情书啊，所以，还得排队等你看我一眼？你们男生怎么这样？我最讨厌……」

「你干什么！」李浔打断她，脸色异常黑，不明白她怎么突然来了，还醉成这幅鬼样子。

还嘴里吧啦吧啦说个没完，皱着一张脸抱怨？

更过分的是，上一秒还在捶胸顿足抱怨的人，下一秒就化身老色批眼睛盯着他浴袍敞开的地方？

李浔单手扶着她，另一只手将浴袍拉紧，不让她看。

「李浔，你为什么长得一副让人就想……」

「就想什么？」李浔看见她那双迷离的眼睛盯着自己，低声警告。

「就想……亲你」

一声，亲你，因为醉酒，软的不像话，就像她的身子。

李浔没有听清最后两个字。

但那一瞬间她靠得他太近，他光是看着她红红的嘴唇一张一合就大脑空白。

心跳的，好快。

他僵住了。

然后下一秒，他以为她要对自己做出什么的时候，她低头，歪进他怀里——

呕～

！！！李浔彻底傻了。

怀里渐渐升起一阵温热的气息，还夹杂着一些酒精和火锅的味道。

他整张脸彻底黑了。

姜柔回忆到这，简直头皮发麻。

她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

后悔不该喝那么多，后悔喝那么多还吃了海带芽，金针菇，粉丝，毛肚之类的玩意……

那些经典的火锅必备菜品，经典是经典，就是，吐出来那形状实在有些，惨不忍睹。

她现在可以想象李浔当时有多么的无语，他是怎样忍住没打自己，还把她清洗了，然后弄到床上？

她后来就彻底想不起了。

只是隐约听见浴室的水就没有停下来过。

然后她就在浴室稀里哗啦的水声中，舒服的睡去了。

「诶，你别这么丧啊，我怎么感觉他也不是那么讨厌你，要不然怎么还让你留在那睡了？」许晚的微信又来了。

姜柔瞟了一眼，心如死灰。

「你会对一个莫名其妙缠了一年，还大半夜砸门吐自己一身的人还心存喜欢？你当真以为是电视剧啊，还因恨生爱了不成？扯～」

她真的，她可耻的行径并没有毫无保留地告诉许晚。

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留她在那里过夜，实际是她厚颜无耻，赖着不走。

她已经觉得自己够丢脸了，怎么还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耍赖皮的过程。

姜柔在李浔床上也不知道躺了多久，李浔终于像是洗完澡出来了。

一出来就让她醒醒。

「你醒醒，我送你回家。」他真是被气得没了脾气。

姜柔睡意来袭她哪肯啊。

闭着眼，翻了个身，就不走。

「你先醒醒……待会再睡，你……这样在这里，像什么样子？」这是他的床，她怎么那么不知羞？

一来就躺着，还死活不走。

李浔想伸手去拉她，她却躲了。

他又不好再去拉她。

就那么又气又无奈地站在床边看她。

姜柔大概是觉得灯光太刺眼，蒙上被子，软些声音求他。

「李浔，我好困，你让我睡一会好不好」

.....

李浔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她不起来，他也不可能去抱她起来。

「你这样，你在这里睡……不好」他低声说。

「不好就不好吧，李浔算我求你，给我关下灯，我要睡觉。」

「姜柔……你不能」他揉了揉太阳穴，觉得喝醉了的她怎么比清醒的时候还要缠人。

「好弟弟」姜柔猛地翻了个身，朝着他也不睁眼，「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她表情有些，难受。

李浔真，又急又气，却又拿她没有半点办法。

他刚想去关灯，她的一个动作彻底让他震惊了。

姜柔一个反手往身后一伸，摁了几下，然后，绕过左右，绕过右手，最后伸手从领口熟练地扯出个东西，下一秒扔他面前。

等他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的一瞬间大脑又是一片空白，不，这一次头皮都发麻了，因为那是一只——黑色蕾丝内衣。

他睁大眼盯了那黑色的东西几秒，最后猛地收回目光，喉结滚动，身体里升起一股异样的感觉，直直往上窜。

他稳了几秒，然后背过身去，啪一下关了灯。

又回头看了月色下她那隐藏在如瀑布般的发丝下的侧脸一眼，手不自觉的抓紧掌心，跨步走了出去。

出去之后他站在院子里，脑袋有些乱，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就这么直直站了半小时，才叹了一口气，转身去了客房。

姜柔是记不清这些的。

但那件内衣，她隐约是记得的，不记得怎么脱了，反正，她跳窗出去之后就觉得哪哪不对，又觉得哪哪都对。

最后，她傻逼了，胸前，怎么，空荡荡的？

但她又不能跑回去找啊，只好畏畏缩缩快速逃回了家。

